

项目对谈：早 C 晚 A 橱窗项目 第一回：花心（2023）

致谢：重美术馆

来源：重美术馆

整理：ARTDISK

对谈人介绍

辛云鹏 本轮橱窗项目艺术家

缪子衿 策展人

季钰程 重美术馆展览总监

全力 重美术馆副馆长



左起：全力、季钰程、辛云鹏、缪子衿

缪子衿：咱们可以聊聊为什么想做一个橱窗项目？我是因为自己长期的研究兴趣对当代艺术系统中的项目空间、艺术家自组织很感兴趣，刚回国的時候恰好认识了在北京的胡同里创办项目空间的策展人、艺术家，所以今年季钰程找我一起发起橱窗项目的时候，我很兴奋。

但是重美术馆作为位于石景山区的一个离艺术区较远的机构，和 798 的 C5CNM、草场地的外部空间、或是城里的箭厂空间、外交公寓相比，地理位置、观众群体很不一样。请你们从美术馆创办、运营的角度分享一下团队怎么想的？

季钰程：其实从我们的角度来说有几个目的。首先是作为全新的美术馆这个身份，要求我们一定要有途径源源不断地去跟艺术家或者是策展人接触。我觉得橱窗项目就是一个非常没有包袱的沟通方式，能去跟艺术家不断取得联系，或者说看到他们新的想法。另外就是由于我们美术馆在这样一个社区性很强的地域，我们希望橱窗能够作为跟社区连接的一个方式。其实之前展览的时候我发现有很多观众来了以后会觉得门票贵，他们也许不一定会进我们主空间，但如果他们能在橱窗这里停留一会儿，看一会儿作品，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

全力：对于这种临街的项目空间，它跟观众发生的关系其实是更主动的。对于一些不是非常了解当代艺术的观众，可能让他花门票进美术馆看作品，他们就没有那么地主动；我们这个相当于很强行地让他参与到了当代艺术项目。

季钰程：对，从这点上来说，我觉得辛云鹏这次的作品还真是很符合我们设置的，一个强行的光的捕捉。

全力：观众逃都逃不掉，在这个作品前面是这种感觉。

缪子衿：我做独立策展项目的过程中，合作什么艺术家首先会从观念层面做选择，而很少从你说的公众的角度出发——这可能也是我跟你们一起做完这个项目之后，我在思考的一件事，这个经验我觉得还挺难得的。这样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的美术馆要门票要流量要做网红展，有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在用买票这件事来投票的，门票就是选票。但其实它也不会影响我之后怎么做展览，只是这个经验我觉得还挺难得的，因为咱们是想做长期的一年六期，它就有一个持续性，我觉得这很好，不像很多地方因为经济或者是政策的原因，可能一个空间做几次就没了，我很希望它能够长期地继续下去。

咱们公开招募艺术家方案的 open call 发布很久之后，我才下决心找艺术家辛云鹏做第一期，留给他的时间特别紧张。我跟他私下里也聊过很多次。其实公开招募的方式有好有坏。对我来说，公开征集创建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平台，让所有看到招募信息的人都有机会投方案，也让我认识了更多平时不太了解的艺术家的；但同时它也存在从方案到落地过程中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你不知道——至少第一期——能不能起到一个“打样”的作用。我特别希望通过一个经验比较丰富的艺术家，让大家去想象橱窗项目在当下甚至未来能有哪些可能性。事实上，辛云鹏自己的实践经验很多元，不论是做雕塑、影像创作还是最近的策展。这次找他算是一个不情之请：在时间如此紧的状况下，我也很好奇他能做出来什么东西。在第一期橱窗项目顺利落地之后，我想和大

家一起复盘，从美术馆以及艺术的角度看，公开征集跟内部邀请制或委任创作相比能带来的惊喜或者惊吓是什么？

辛云鹏：国外一些驻留（艺术家）他拿一些国家的艺术基金，会有一些要求，艺术家来驻留，或者参加类似委任的项目，就必须要跟当地的社区有一些合作，不仅仅是展览作品的呈现，还需要跟周边社区人的交流或者是沟通，类似于公教的活动。但是这种机制也容易产生体制化的导向，最后大家都去做跟社区有关的（项目），成为某种有点政治正确的结果。

缪子衿：你可能也很好预判，你做什么方案一定能选上。

季钰程：我之前听子衿说，你刚来我们这里时你会觉得我们橱窗的形状很让人头疼，当时你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辛云鹏：我看你们公众号的征集效果图，SketchUp 出来的效果图是一个狭长的空间，但是当我到这边实地看过，我觉得它给人的第一印象实际上不是空间感，而是平面的。它很像两个大眼睛上面有一对眉毛。当然，我可以从专业视角克服这个平面感，不当作一个顾虑，直接按空间去处理，但是如果考虑它的公共性，让观众能够借空间的外形基础去感受这个作品，借空间像眼睛这个特征去发展，会更省力一些。因为，装置有时候在落地过程中会有很多变化。之前我有一个方案是，一个闸机，类似地铁里那种，它受控于以一个监控摄像来，只要捕捉住 5 个人脸就开一次闸机，并且开一次闸机只能有一个人进去。这件作品的逻辑设计很清晰，也找到相关的技术人员做了很详细的编程。但到了现场发现室内的采光是不够的，到太阳开始落山的时候，它的识别率就不那么精准了，什么 5 个 6 个，它连窗户都能当成人脸。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做必要的调整，不管是从它的底层代码逻辑上调整，还是从作品面貌上调整，都要有一些必要的变化。才能使作品在实际公共空间内的关系自洽。所以，当我有条件去重美的现场，提前看了场地，依赖实际的感受发展出作品，对后面具体工作其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依赖图纸把橱窗当作一个狭长空间来做，作品选择上会有很多，但公共性上可能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

季钰程：对，因为我们在征集的时候，虽然说一直是用“橱窗空间”这个词，但实际上它跟常规的白盒子那样的空间做展览是完全不一样的逻辑。它是一个空间，但同时它也是单向观看的一种方式。

缪子衿：我之前和辛云鹏聊过他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项目，当时也是从虚拟的 SketchUp 图开始想象某个实体空间。当艺术家真正实体空间展开工作，你如何处

理在现实中发生的问题？你当时首先进行了空间改造，对于我来说，橱窗本身也是用一己之力改造某种现实的一次尝试，一种空间的甚至是社会性的实践。每个人对于一个空间理解特别不一样，你说重美术馆的橱窗空间的外观像眉毛，我从始至终也不觉得像眉毛，因为美术馆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这是建筑的一个裙摆，类似于把工业区掀开了的一角，所以我对这个空间印象先入为主了，总之对于我来说它还是一个从未变过的概念。

这次橱窗项目的作品《花心》与你另外一件作品《同时》在概念上的延续性：它同样和规则相关，而且是通过硬件和软件的协同设定观看的规则。我们的橱窗没有开放让观众进入内部空间的路径，而我觉得你的很多工作发生在后台，比如说怎样编写程序、让它以某种方式运行。你和我提到过文学性的参考资料，希望这件作品像烟花般自由的散开，让《花心》蕴含社会政治意味。我觉得可以请再艺术家再和观众分享一下自己的创作思路。

辛云鹏：我先从第一个话题说起，《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现场的空间改造其实是和作品的特质相契合的。因为我 2020 年做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作品是把 1972 年尼克松访华前夕关于乒乓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个历史片段呈现出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展览进度有时间改，因为那时 798 没有展览，也没有具体的开幕时间。疫情中段开放 798 还没什么人，所以对空间的改造的时间比较充裕，包括空间当时用的是比较廉价的偏绿玻璃，从外边看是会看到自己的镜像，光线穿不过去，所以我把那玻璃都改成了起码大家在外边一看那个作品就完全可以看见，这些细节确实是做了一些处理。跟这次橱窗作品联系在一起的话，它们都是通过橱窗就可以看的，又因为当时的疫情，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所以我跟周翊商量，做成一个 24 小时、来了推门进去就可以看的空间，所以与早 C 晚 A 的项目非常类似。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其实作品本身并不是很视觉化的，好看的作品，不是观众看了就能明白，或是看了就喜欢的作品。但是 798 那个位置有一个好处，所有人来了以后他都有好奇心，他也会跟你合影，也会互动。在那后来作品也出现过问题，我去调整的时候会有人过来说，您躲开点，我们要合张影，会出现这种事。

辛云鹏：关于这次作品的内核，其实还是有一个政治隐喻。现在回看花伞这种五颜六色的东西时，还是会有一种感觉：我们在此时此刻的个人选择已经跟前些年很不一样了，或者说人们对五颜六色的东西的激情和向往好像都在发生重大的转向，或都在重新反思。90 年代是一个自由主义倾销的年代，从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慢慢有各式各

样的装束，包括对自我个性的向上展开的一个时代。所以用了 90 年代的花伞，它其实不太能够遮挡阳光，主要就是一个美、好看。所以就通过光去穿透这个材料，打到现实当中，就像我跟子衿开玩笑说这是“思想钢印”的反面，五颜六色的光也是要跟人产生一种激烈的碰撞，希望每个人所感受的颜色是不一样的，通过这种形式去关照我们当下社会生活中的变动。再说到背后关于制作这件作品的事情，我自己因为兴趣学习过一点编程知识，我会看代码，但是我不太会写，所以我就跟 ChatGPT 说我大概需要这么一个程序，你能不能帮我写下来？他写下来以后我发现特别准确，就用 USB 直接下载到芯片里来做这件作品自动化控制的基础。但，测试阶段出现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尽管是使用了 Random 的数组来处理随机的闪光，但短时间内随机的结果也总是从第一盏灯开始，也就是，它观感上完全不够随机。所以我就跟它（ChatGPT）说，总是亮前面的灯，随机的感觉不够强烈，它就建议我在代码里加入一个叫“洗牌算法”。简单来说每一次洗牌都要把数组中第一个调到最后一个，所以人们从感官上会觉得这样的结果更自然。这是一个作品技术实现的小插曲，子衿会觉得很好玩，会对这种后边的程序具体如何执行、执行最终的效果能成什么样子非常感兴趣。

缪子衿：我其实感兴趣的是你怎么找到“洗牌算法”的？

辛云鹏：就是 GPT 告诉我的。

缪子衿：我觉得“洗牌”这事又浪漫又政治又公平。我今年给另一个公开征集方案的年轻艺术家奖项“燃冉”写的评委祝福语，在最后提到，希望大家“晚一点失去重新开始的勇气”。我对“洗牌”或者说无差别地重来的概念很感兴趣，它好像超越了人的算力，是一种人机结合的案例。

辛云鹏：我的作品其实不是在做一个关于计算机科学的主题，我觉得未来的艺术家肯定会从中找到很多点去做，因为关于 AI 和未来的发展这个事一定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值得去谈的。包括现在我们都是被动地卷入到技术爆发里去了，而且是被控制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觉得 GPT 非常有智能，非常有人格化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不是 GPT 真的有了人格，是我们在参照 GPT 它的逻辑在赋予它一种人格化的东西，或者说超人的一种东西。但我觉得实际上人脑其实跟 GPT 的东西还完全不一样，人脑高级的层面是现在的科技是没办法解释的，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我们有可能跟人工智能一样。但实际上你想想好多地方是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其实没有被放大，就像我们 20 世纪初工业大发达的时候，电影《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表演机械的扳那个流水线上的螺母一样，其实不是说那个机器跟人之间产生了一种连接，是人被动地要适应

反复去做流水线上的工作，看起来似乎人和机器统一了，但实际上是人被机器控制，人被异化了。并不是说人没有他强大，人在技术发展过程当中是会被异化成一个服务于关系里的一个存在，我想，有可能是这样的。

缪子衿：因为你在咱们的工作群里老问什么时候日落，当时我跟季钰程完全没有概念你了解这个信息干嘛。橱窗项目是个 24 小时不打烊的空间，但是日落让橱窗之外的自然环境发生变化之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观众观看你这个作品的关系。

辛云鹏：某种程度上我问日落，因为这个作品我想知道它从什么时候开幕比较合适。

缪子衿：反正你当时没有特别点明白这句话，但我觉得在黑天看——虽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看到这部分——还是挺有意思。

辛云鹏：因为它有光。拍电影的应该知道白天如果你想拍一个 45 度角人脸照，你想拍美一点的话就不要 12 点太阳在头顶的时候拍。太阳开始下山的时候是 45 度角，拍人很好看，因为他那个脸很立体。拍电影怎么办？因为电影灯在 12 点的时候你得带巨大的发电车，灯光才能强过日光。所以拍电影的就想一方法：把不要光的那面给遮住，所以它是去模拟太阳稍微斜下去的样子。但大家看着这个东西会不会被他打动？肯定是阳光下来的时候它才能穿透这个环境，让大家感觉到它的力量。如果是一个特别晴的天，我担心它闪光根本就不明显。

缪子衿：我现在能接受你把橱窗当人脸了，你举这个例子，你在调这个人的脸上的光。我也许会往最后一个问题问，当时你跟我说“一个作品的成立合法性不能靠解释”，这事一直很触动我。你不能把一个你明知道有问题的东西解释成另外一件事情，或者说战术性地把一个问题不负责任地说这就是作品的一部分，我觉得这件事对于我做策展或者做别的事情很有启发。

也许最后一个问题可以聊聊，你（辛云鹏）是开启这个橱窗项目的艺术家，你们（季钰程、全力）是长期运营美术馆的机构工作者，对于下一期或者下下期（的参展者）有什么建议？

辛云鹏：我觉得是这样，我工作中遇到过落地的时候突然出现一些问题这种情况。靠解释，靠话语去弥补没有做到的那一部分，我也出现过这种，比如说布展出现一些事故，你本来想怎么样但是无法实现。策展人去劝你，你是不是换一种解释，这个就说得通了。实际上我是不接受的，而且我很怀疑这样的策展人可能他也不是特别专业，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人，同时好像也遇到过类似的艺术家的，我们之前聊天的时候就提到这一点，我说如果中间出现问题无法落地的时候，或者是在运维过程当中——我就

很担心为了开幕做完了，作品后面就没办法运行，这个事对我来说是一个挺痛苦的事。因为我觉得我就没有真正把这件事做完。所以我说你如果是没有做好，然后又要去重新解释是更丢人的一件事情。

缪子衿：你说那个现象其实我们都会遇到。那是一个通过文字游戏甩锅或者不负责任的情况。只是没想到我们在聊这个项目的时候，你比较明确地点出这件事情，它会起到警报作用，时刻提醒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充分、成立，对自己有要求，就好像你会对你的作品死磕，甚至跟我说你这个方案你没有 Plan B。我前两天跟别人聊播客，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提高行业标准，我觉得这就是其中很具体的一个思考的维度。

辛云鹏：其实我觉得还是最好有 Plan B，这实是一个很好的很专业的素养，我认为未来的艺术家参与项目，尤其实验类的有风险的最好有第二个方案。还有一个必须要警醒的一件事情是，跟缪子衿做展览实际上是一个很“危险”的事。因为跟子衿太熟了，跟很亲近的朋友一起做事情就会很开心同时也很放松，一不留意就会放松过了，这这么短的时间内执行上出了问题，真的怕兜不住。

全力：我突然想插一句，艺术圈内合作完全是不受任何契约的限制，完全靠感觉和靠不靠谱来进行推进这个事情的吗？

季钰程：我理解全力是说，因为艺术很多东西你是没办法在一开始就精确地去约定一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你要凭直觉去判断一些事情。我们这次其实也收到很多投稿，为什么很多有些投稿我们没有选，其实也有这个因素在里面。这个跟刚才辛云鹏说的关于后期维护的事也有关系，你给我一个方案，只告诉我一个初始想法，可是我会想到后面一系列维护的事情，我希望艺术家能想的更多一点，它会让我觉得这个艺术家更靠谱，而不是说你看我这个想法很炸，至于别的你们美术馆方应该去帮我。

辛云鹏：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艺术家就没有被投诉过。我们做美术馆做机构展览多了，尤其是，装置类的艺术家装置坏了，观众真的直接投诉。因为人家花钱买票来看展。前几年机构没有那么多的时候，艺术家会觉得我这就是挑战机构，我坏了就坏了，我就是这样一种姿态。近几年，国内观众真的会直接打电话投诉美术馆，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使机构也越来越在意合作艺术家的作品在开展后运维必须是可控的。

缪子衿：我觉得全力这个问题，我们后来跟季钰程说，之后希望邀请一部分能经常来看场地的艺术家，这样可以比较直接、密集地沟通方案。

季钰程：我觉得全力的意思主要是针对委托制的。我们委托他的时候，他承诺我们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但可能最后没达到，我们对他怎么约束，因为可能没约束。

全力：没达到就没达到了。

缪子衿：我做展览也是这样的。

全力：如果是在挑选艺术家或者是策展人的时候，我们想跟什么样的合作，会觉得尽量看他之前的方案，或者通过第三方的口碑我们尽量去找一个靠谱的。

缪子衿：明白。比如说你们找到我，我需要你们信任我，而我能保证的是我一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提供最好方案，但是你很难量化地评估这个方案跟其他人比哪里更好。

缪子衿：差不多收尾了？

季钰程：我每个人最后说一句话吧，给后面参与的艺术

辛云鹏：策展人先说。

缪子衿：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强策展的项目，我跟季钰程只是项目的发起者。

季钰程：后面我觉得就更像是一种串联，把艺术家给串起来。其实在最终方案实施的时候，我们都很尊重艺术家。

辛云鹏：我觉得后面肯定有做得更好的。这个工作其实一半是艺术家的工作，一半是你们做策划和做美术馆的工作，不容易。一是又正儿八经地去招募，又不能让人太紧张，其实很难的一件事。我觉得未来肯定会有更好的艺术家做更好的作品在这儿，因为不可能都是一个类型的，每个类型里边肯定是有出类拔萃的年轻人。

缪子衿：反正你就是主打一个“抛砖引玉”。

辛云鹏：我真的是抛砖引玉，时间也短，任务也急，我就尽量做一个“不臭”的作品就行了，我也不希望做的特有历史感，特沉重。希望大家能够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是一个需要很有压力去做的事情。

缪子衿：当然我入行的时间也不长，我每做完一个策展项目都会再次确认自己绝对不会选择做艺术家的，我更愿意做，也不能叫服务艺术家的人，而是跟艺术家一起工作的人。

辛云鹏：所以那天我还跟季钰程说，实际上装置做得越来越复杂，或者是所谓的“深刻”，其实是“装置艺术”的反面。我觉得应该让大家觉得艺术这个事情离我很近，我也可以搞，这才是装置的使命。

缪子衿：我的结束语是：“做艺术的爱人（infp 的 i），坐艺术家的副驾”。

季钰程：我的话就是希望之后艺术家用最认真的态度做一件最没有包袱的事情就可以了，这是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全力：我们作为机构，就是希望艺术家再为观众多考虑一些。

缪子衿：我当时为讨论泛雕塑概念的群展“短篇小说”起过另一个展览名“举重若轻”，因为雕塑可以不要大制作。可惜举“重”若轻太讨好、贴题甲方“重”美术馆了。

季钰程：我加一句，我希望有别的行业的人参与进来。这个刚才我们没怎么提到，要加进来。

缪子衿：我们希望收到更多来自其他文化领域，比如科幻小说写作方向的橱窗方案。除此之外，我希望能把自己从艺术家身上收获的思考和实践经验分享给更多的人，他可能是路过的、之前对艺术不感兴趣的公众，他可能是我们的同行（艺术家、策展人、媒体、非营利机构与商业画廊从业者、藏家……）我一直都不想做展览只是为了开幕、拍照留念，今天请大家回到这个现场聊天是希望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文献吧。

作品《花心》展期将延长至 2023 年 11 月 9 日。